

治学谈丛 小丛书

怎样学习 语言文学



031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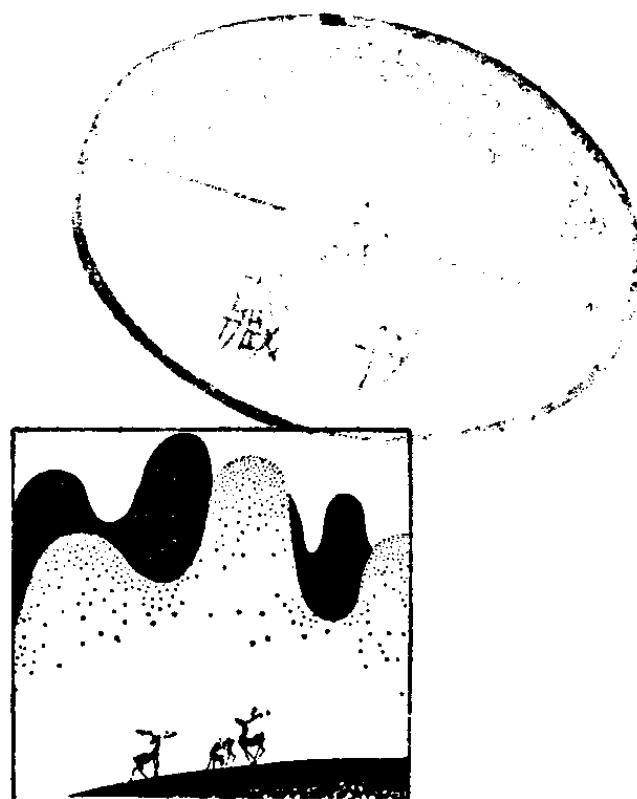
科工系学号802 2 00672367

治学谈小丛书

怎样学习语言文学

江溶 乔默编

GF88/16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指导青年学习、研究中国语言与文学的读物。书中收录著名学者、教授王力、游国恩、吴组缃、程千帆、周祖谟、殷孟伦等的治学经验谈及有关介绍文章二十余篇。这些文章大多针对青年特点，生动具体，由浅入深，既有思想上的启迪，又有方法上的指导，入门者和深造者皆可引为良师益友。

封面设计：邓中和

怎样学习语言文学

江溶 乔默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7.25 印张 134 千字

198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定价0.56元

目 录

谈治学的方法.....	周祖謨	1
和初学者谈“天”.....	庞朴	12
掌握好语文这个工具.....	顾越	18
鲁迅是怎样治学的?	黃展鵬	24
平正通达做学问		
——游国恩教授的治学态度	金开诚	34
严谨笃学 善于纳新		
——冯沅君先生的治学精神	袁世硕	37
关于治学方法		
——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和研究生的一次谈话.....	程千帆	42
贵在一个“真”字		
——记吴组缃教授的治学精神.....	安 峰	54
漫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陈贻焮 62		
如何自学中国古典文学.....	张震泽	75
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	严家炎	79
我怎么会搞起文艺理论来的.....徐中玉	91	

从心理学角度谈谈文学研究.....	金开诚	97
略谈文学批评方法学.....	黄修己	111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记古文字专家裘锡圭副教授.....	骏 征	136
“国学大师”黄侃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殷孟伦	149
王力教授严谨的治学方法.....	唐启运	157
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		
——陈望道与《修辞学发凡》.....	胡裕树 宗廷虎	165
古籍校勘述例.....	周祖谟	177
我是怎样研治语言学的？	殷孟伦	192
文史工具书及其用法	武 雷	205

谈治学的方法

周祖漠

所谓治学，就是从事于研究学问。研究学问应当采取什么步骤，利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精的地步，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治学的方法，前人讲过很多，各有所见。现在，我根据个人治学的一点粗浅的体会，结合目前的情况，陈述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对学术有所建树，做出成绩来，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青年同志不必自卑。可是要脚踏实地，更要虚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地、一步一步地去做。荀子讲：“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就是说，积蓄得深，才能有成就；见识窄狭，读书不专，基础薄弱，积蓄不厚，华而不实，那就不能多有贡献。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第一个问题，治学要有根基

比如研究古代的历史、语言、文化各有些专门的书籍要读，但是无论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都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作根基。根基不好，就处处感觉困难，所谓资之深，才能左右

逢源。现在一般讲“基础”，我说“根基”，就是要有根底，要有基本知识。基本知识，包括一般的基本知识和专科的基本知识。

从一般的基本知识来说，我认为有古汉语知识、书籍知识、历史知识三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以下分别来谈谈。

一、古汉语知识。要利用古代书本知识，通晓古汉语是非常必要的。读古书，就不能不知道古字、古音、古义、古代语句结构，以及古人用词表达语义的方法。这是基础知识。中文系的同学必须具备文字学、音韵学的基本知识。历史系的同学要研究先秦史，当然也需要具备这些知识。尽管有的大学分语言、文学两个专业，而文学专业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就谈不到真正理解古典文学作品。如果是学习历史的，不能读一般的古书，只能依靠一些《史记》、《汉书》的翻译节选本，那是绝对不行的。你必须自己能理解原文。怎样掌握古代汉语，我认为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要读文，要多读、熟读、反复读。古人的文句，脱离不了它的语法结构，尽管用了些古代词汇，可是在语法结构上，跟现代汉语一致的多，不一致的少。古人行文精赅，讲究篇章组织，要求文句生动、简练明了。如不反复读，你就不了解它的词义的配合，上下句的联贯，语气的转折。反复读，才能逐渐领会它的意义。即使学了一点文字、音韵知识，不熟读原文也还是隔了一层。感性知识丰富了，才能提高到理性知识。前人讲究背文，现在我们不提倡背诵，要求熟读，熟读可以成诵。古代一些大文学家，对一些名著都反复念，念得非常熟。至今还有学者能背《汉书》，这很受用。第二，读的当中要比较

古今异同，跟现在相同的地方可以不必管，要注意和现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就把要了解的面缩小了。凡是不同的地方，比如词汇、语法、词义等各方面，都要跟现代汉语比较。（比较的方法非常重要，下面还要提到。）

其次谈谈书籍知识。我们要初步了解历史上存留下来的书籍，有哪些内容，这是比较浅近的。前代就有所谓目录之学，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一门传统学问。我们的古本书多得很，所以，自古就有书的目录。最早是汉代刘歆的《七略》。他的父亲刘向曾校订官府收藏的古书竹简，刘歆继承父业校书，编了一个目录，就是《七略》。《七略》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前面有一个总述“辑略”。这部书现在没有了。但很多内容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汉书·艺文志》继承刘歆《七略》的目录，又增加了一些他看到而刘歆没有注意到的书。每种书都登载了书的时代、作者、篇数。到南北朝时，也有人编写了很多公家或私家的藏书目录。唐人修的《隋书·经籍志》（历代正史里大都有书籍的目录，或叫“艺文志”，或叫“经籍志”），修得特别好，首次使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分类法。它不仅记录了当时能见到的书，还把一些当时虽不存在但前人目录书有记载的书，也记下了书名、作者、卷数。这是很有用处的。到清乾隆年间，就有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保存中国历史文献起了很大作用。最初，馆阁大臣为乾隆翻阅书籍的方便，在每部书前加一个浮签，上面写了这本书的作者、内容等简短的提要，到后来编辑整个目录时把它登载进去，而且搞得更加详细，这就叫做《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籍有提要，始于宋代。宋代有两个大藏书家，一是南北宋之间的晁公武，有《郡斋读书志》，一是宋理宗时的陈振孙，有《直斋书目解题》。他们都是把自己的藏书编成目录，而且写出内容提要，或称题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每种书都介绍卷数、内容、作者的简历和后人对此书的评价。这些评价虽不一定对，但可以使读者初步了解书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是以“经、史、子、集”为大类，每一类中又有许多小类。这样，目录书由只记书名、作者、篇数、卷数，发展到书的内容、作者、篇数、卷数，发展到对书的内容、作者都有说明，这是目录书的逐渐加细。这部书比较大，我们可以翻阅简单一些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它除了一些只有“存目”的东西不登外，其他部分均有简明的提要，篇幅小，好翻阅。其次，可以翻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它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编的，少有变动。它很有程序，重要的书顶格写，记出卷数、作者，并且指出版本，注明善本（善本指错字少、卷数足的本子），但没有解题；某一书跟它类似，而是次要的，就低一格来写；几种书性质相近，就在书名后打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很重要，表明这几种书同一类别。后来，只有贵阳书院的刻本保留着这个符号，别的刻本都丢了。近人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就是根据这个版本，并作了增补。这些目录书，大家可以选看。至于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则可帮助我们了解书籍流传的历史、佚失的时代。《明史·艺文志》最为简略，它只登本朝人写的书。如果我们不做专门考察，只是一般了解书籍的分类，应当看哪些书，到

哪儿去找材料，目录书给我们的这点知识是很容易吸取的。

另外，有些工具书，也是做学问要经常应用的。如讲历史，现代有些历史年表，很方便。比较全一些的如翦伯赞等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既有中国历史的记事，又记载了同一年内别国的重要事情。这是按日本人的方法做的。你研究某一时代的历史，也有些前人作的年表，如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

还有字书、辞书，也是我们要经常翻翻的。比如有一个佛教名词不懂，就可以查《佛教大辞典》。对一个典故不懂，不知出处，可以查《佩文韵府》。它是按要找的那个词的下一个字依韵排列的，找到下一个字，就可查到你要找的词。相似的还有《骈字类编》。诗词里有的特殊词汇不懂，可以看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现在还有人做了一些索引，如你要研究杜甫的诗，不知杜甫的这句诗出在哪一篇，有《杜诗引得》；要查晋朝一个人的事迹，有《晋书索引》。日本学者也编有许多古书索引。

此外，还有类书，类似现在的《百科全书》。常用的类书如《太平御览》，它对校订古书就很有用，其中引了许多古书跟现在的本子不一样。因为它根据的是写本，时代早，文字上有很多地方胜于现在的传本。另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专书，你要查某一类事时，可以到里面去找。作者收集了很多材料，排比在一起，加以叙述，很方便。比如你想知道一些典章制度、经济、军事等问题，可以看“三通”，即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想看古代小说，有宋人编的《太平广记》五百卷，唐代的传奇

小说也都在里面了。要了解古代建筑，有宋人李诫《营造法式》。有关农业的，可看元王祯的《农书》；有关碑刻的，有清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文字补正》；有关植物的有清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还有如《全唐诗》、《宋诗钞》等诗歌的总集。这些综合性的书很重要。

至于如何掌握历史知识就不用再多说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都应抽时间读两本，这也是为学的根基。有了这些根基，你才能从事各方面的研究。

第二个问题，为学要有次第

或者学文学，或者学语言、历史，都要有一个先后次第。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他。如从事语言研究，语音学就要先学好，要学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这里，要格外提出的是：第一，如果向专门方向发展，首先要认真把一两部书读好。不读书是当今通病。束之高阁，不念，或者只念两篇、三段，那有什么用处？《诗经》只念《伐檀》、《七月》、《硕鼠》，那离懂《诗经》还差得远呢。要研究文学，就得先读《诗经》，然后读《楚辞》，读魏晋南北朝的五言诗。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步就要把《诗经》全读了。认真念好这部书，受用无穷。一直到清人，还在用《诗

经》呢！它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后代都受它的语言词汇各方面的影响。所以，应该把一、两本书读好。研究《楚辞》，只念一两篇如《哀郢》、《东皇太一》、《湘夫人》，那不行，你得先把《离骚》念好。不读书，空谈，就没法进学术大门。

第二点，研究文学，仅读选本不行。选本的用处是帮助了解历代文体的发展，不同作家作品的风格，但是研究某一作家，还要读他的全部作品。如研究杜诗，就有仇兆鳌《杜诗详注》；研究李白，有王琦《李太白全集》；王维的有赵殿成《王右丞集注》。应该先读选本，了解概貌，然后进一步读全集，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上讲的就是为学要有次第。

第三个问题，为学要靠平日积累

读书必须手勤眼到，随看随摘记。平日的功夫非常重要。专门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要把有关材料随手记下来，即使是不属你研究的学科，你觉得有兴趣，或许以后用得上，也要记下来。凡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都注意平日的积累。如果手懒，凭记忆，那是不行的。随手札记，可以广泛记录，然后再集中起来，根据不同的目的分类存放。逐步做到以时代先后为序，做上记号，给以时代标志，最后整理起来就容易多了。书名、卷次、页数一定要同时记下来，以后用时可以核对原文。现在的杂志上的文章也要记。同时，要多作读书笔记。可以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作一个提要。通过这种练习，对帮助我们逐渐领会全书的内容，大有好处。还要练习写作。现在许多人写出东西来文

字不通，就是因为平时缺乏练习。练习写作，不必要老师出题目，自己可以经常作读书笔记，或长或短。古人有很多著名的书，都是由笔记札记而来的。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平日念书积累材料，最后用一个题目综合起来，加以说明评论。或是把历史渊源、演变沿革写出来，也很有用处。如宋代王应麟的《困学记闻》，就是很好的笔记，这些书可以看看。日本有一位有名的汉学家带研究生，让学生念的第一部书就是《日知录》，因为《日知录》内容非常广泛，历史、文学、典章制度各方面都有，足见他是很有眼力的。我希望同志们也能在笔底下天天有《日知录》。我认为教师要指导同学有目的地去看书，同时教他们做札记，博览有关材料，慢慢积累起来。一旦心中有了些问题，或者发现了哪方面有价值的资料，就可以写一篇短文以至一篇论文。

第四个问题，注意从搜集材料入手， 然后进一步参互比证

研究某一问题，有时有好多同类材料。同一事实，不同的书可能有不同的记载。比如研究历史，可先看正史，次看别史。关于制度，可看《三通》。《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它是根据很多历史材料综合编写而成的。有的录原文，有的加以简化，有的加以考证。假如一个年代，正史写的二年，《资治通鉴》写的三年，这就要参看其他有关的材料如笔记、杂书、金石文字之类互相比证。

正史里记载某人事迹往往很简略，但某人文集里写到

某人的传记，或者有人给他写墓志铭，记了这个人的生年卒年和一生经历官职，因为是当代人写的，往往比较正确真实。当然也有些不可信的“谀墓文字”。（本来这个人恶行多端，他的儿子请别人作墓志铭，别人就不好把他骂一顿。只好说他有什么功绩、德政。这就是“谀墓”。）但一般历史事实或年代的记载往往不错。另外，某人事迹还可能记在方志里，如县志、府志、省志，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材料。

方志的材料很丰富，不仅记载当地的山川地理、风习人物和物产，而且还有关于语言的材料。有些方志对当地特有的词汇、说法，都有记录。有的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如广东《肇庆府志》就非常好，记载当地方言非常细致，而且有注。当然，利用它还要和现在活的口语相印证，音义才能搞准。

又如，古代讲山川地理的书很多，如《太平寰宇记》，把宋代的地理山川，分地方区域记载，这是考查地理的重要材料。有些问题牵涉到历史地理，现在还没有一份翔实、完整的历史地图。使用过去一些历史地图时，还须考证核实。把它和今人画的地图相比证，你才能了解山的走向，水的流向；原来是哪里，现在是哪里；古代什么战场，应在现今什么地方。由此看来，研究任何问题，都须搜集很多材料对比一下，要经过考证，经过一番思考，根据各种材料来断定。

清人提倡考证，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比如，《尚书》里的一些词，可同金文相印证。王国维有《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对一些常用的成语，从《诗》、《书》的比较中确定它的意义，就能解释很多前人没有讲通的词语。清代王引之有

《经义述闻》，是解释经书文辞的意义的；他还有《经传释词》，是专门解释虚词的。如“终”字见于《诗经》，有“终风且暴”（《邶风·终风》）、“终温且惠”（《邶风·燕燕》），古人讲不出来什么意思，他加以比证，把有“终”字的句子列在一块，然后才看出“终”字当“既”字讲。近人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把诗词曲中一些特殊的词比列在一起，唐诗、宋词、元曲中凡是用这个词的都列在一起，从上下文意观察这个词的意义。一个、两个、三个例句都讲通了，然后确定这个词应当怎么讲。或者这几个例子是这个意思，另外几个例子是另一个意思，就确定这个词有两方面（或多方面）的意义。这是一种比证。总之，研究问题，离不开比较。

比较是知识提高一步的必然方法，是引导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最好办法。有些问题你根本不知道，看不到，比如前面说的“三年”还是“二年”的问题，你只有经过比较才能发现异同，然后加以考证，才能有所发现。比如研究《诗经》，有的汉学家认为“毛传”、“郑笺”最好，要根据它来讲解《诗经》的意思。清人陈奂，用三十年作了一部《诗毛氏传疏》，用力很勤，也很有成绩，但他拘守“毛传”，不敢以“郑笺”破“毛传”。同时，还有齐、鲁、韩三家诗，他也不管。这样拘守“毛传”讲《诗经》，有些地方怎么兜圈子也讲不通。另一个有名的学者马瑞辰写的《毛诗传笺通释》，不仅解释“毛传”的意思，同时把“郑笺”同“毛传”相比证，不拘守“毛传”，破了这个家法。更高明的是，他还参照了“三家诗”的文字。“毛传”中的这个字，用通常的意义讲不通，“三家诗”中可能是另外一个字，两个字声音有关，用那个字就讲通了。因为

古人学习，最早是口耳相传，到汉时才有人记下底本。“三家诗”的说法和文字，跟“毛传”不完全一样。马瑞辰既能通释“毛传”、“郑笺”，又能利用“三家诗”来说诗意，这就比陈奂高明得多。从这里，我们可以体悟到：治学要善于参照各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证，经过考释，而后作出决断，那才是真正有所得，我们要注意这类书的考释方法。

第五个问题，讲讲治学态度

治学态度似乎与方法无关，其实不然。态度不正确，就影响学问不得前进，所以也需要附带谈一谈。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态度要认真，不可粗鲁。即使是一个概念，一个名词，也要弄清楚，使字字落在实处。二、重观察，重实证，不能凭空悬想，满足于一知半解。三、重分析，要实事求是。人云亦云不好，要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四、重精审，要切磋，不墨守成规，不蔽于自见。不要自以为是，拘守一家之说，不肯接受新的学说见解，把别人的长处拒之于千里之外。清代学者非常注重切磋，朋友往还，互相研讨，很重视学术的科学真实性。每个人都有长处，要善于吸取，不能“文人相轻”。五、重条理，避免驳杂。写出东西，不要急于发表，可以放一段时间来修改，多了的就删掉。有人写文章很长，说来说去，其实就那么一点意思。要言不烦，岂不更好？不肯割爱，必然拖泥带水。唯其能割爱，少而精，人家才爱看，才能从中得到教益。因此，希望大家多写短文，不要写不必要的长文。

和初学者谈“天”

庞朴

一对孪生青年朋友，昨晚来向我告捷，说是他们弟兄分别考中某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文学专业和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并要我向他们谈谈学习文史科目的注意事项。

我的谈话从玩笑开始。我说文和史，就好比你们俩兄弟，也是一对孪生子。前两年有人发现了据说是夏朝的文字，从那文字能说明许多夏朝的历史。这件事的准确性如何，人们还有争论。但关于甲骨文和商史的关系，大家都已公认了；周朝的许多史实，也是靠金文来证明的。稍后一点的《诗经》，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历史记录；《左传》是历史记录，同时又是文学作品。再往后，司马迁既是文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当然越到后来，文史二者的独立性越大，分别也越见明显；就好象孪生兄弟成年以后的情形一样。

这一番话说得俩兄弟嘻笑了好一阵。我接着说：你们该知道黄道带的双子宫和双子座吧！没想到，这一句话，把俩兄弟的笑容全给赶跑了，俩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面面相觑，不知所云。老大张着嘴，大概是等着我说下去；老二的左手直搓衣服底边，很有点不好意思。

我起先是以自己失言，触痛了他们的隐私，后来仔细